

卷第二百十五 算術

鄭玄 真玄兔 曹元理 趙達 貞觀秘記 一行 邢和璞 滿師 馬處謙 袁弘御

鄭玄

漢鄭玄在馬融門下。三年不相見，高足弟子傳授而已。常算渾天不合，問諸弟子，弟子莫能解。或言玄。融召令算，一轉便決。眾咸駭服。及玄業成辭歸，融心忌焉。玄亦疑有迫者，乃坐橋下。在水上據屐。融果轉式逐之。告左右曰：「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，此必死矣。」遂罷追。玄竟以免。

一說：「鄭康成師馬融，三載無聞，融鄙而遣還。玄過樹陰假寐。見一老父，以刀開腹心。謂曰：「子可以學矣。」「於是寤而即返。遂精洞典籍。融歎曰：「詩書禮樂，皆已東矣。」「潛欲殺玄，玄知而竊去。融推式以算玄，玄當在土木上。躬騎馬襲之。玄入一橋下，俯伏柱上。融踟躕橋側云：「土木之間。此則當矣。有水非也。」「從此而歸。玄用免焉。（出《異苑》）」

又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。玄八九歲能下算乘除。年十一二隨母還家。臘日宴會。同時十許人皆美服盛飾，語言通了。玄獨漠然，狀如不及。母私督數之。乃曰：「此非玄之所志也。」（出《玄列傳》）」

真玄兔

漢安定皇甫嵩、真玄兔，曹元理，並善算術，皆成帝時人。真常日算其年壽七十三，於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。書其屋壁以記之。二十四日晡時死。其妻曰：「見算時常（明抄本常作長）下一算。欲以告之，慮脫有旨，故不告，今果先一日也。真又曰：「北邙邱塚上孤檟之西四丈所，鑿之入七尺。吾欲葬此地。」「及真死，依言往掘，得古時空槨，即以葬焉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」

曹元理

曹元理嘗從真玄兔友人陳廣漢。廣漢曰：「吾有二困米，忘其碩數。子為吾計之。」元理以食箸十餘轉曰：「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，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。」遂大署困門。後出米。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。中有一鼠，大堪一升。東困不差圭合。元理後歲復遇廣漢，廣漢以米數告之。元理以手擊床曰：「遂不知鼠之食米，不如剝面皮矣。」廣漢為之取酒。鹿脯數饜。元理復算曰：「甘蔗二十五區，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。蹲鴟三十七畝，應收六百七十三石。千牛產二百犢。萬雞將五萬芻。」羊豕鵝鴨，皆道其數。果蔬穀核，悉知其所。乃曰：「此資業之廣，何供具之漏。」廣漢慚曰：「有倉卒客。無倉卒主人。」元理曰：「俎上蒸肫一頭，廚中荔枝一盤，皆可以為設。」廣漢再拜謝罪。入取，盡日為歡。其術後傳南季。南季傳項滔。項滔傳子陸。皆得其分數，而失其立妙焉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」

趙達

吳太平二年，長沙大饑。殺人不可勝數。孫權使趙達占之云：「天地川澤相通，如人四體，鼻衄灸腳而愈。今餘乾水口，常（常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暴起一洲。形如鰲，食彼郡風氣。可祠而掘之。」權乃遣人祭以太牢，斷其背。故老傳云。饑遂上。其水在饒州餘幹縣也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」

貞觀秘記

唐貞觀中秘記云：「唐三世後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」太宗密召李淳風訪之。淳風奏言：「臣據玄像，推算已定。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。從今不滿四十年，當有天下。誅殺子孫殆盡。」太宗曰：「疑似者殺之，何如？」淳風曰：「天之所命，必無禳避之法。王者不死，枉及無辜。且據占已長成，在陛下宮內為眷屬。更四十年又當衰老，老則仁慈。恐傷陛下子孫不多。今若殺之為仇，更生少壯，必加嚴毒。為害轉甚。」遂止。（出《感定錄》）」

一行

沙門一行，俗姓張名遂，郟公公瑾之曾孫。年少出家，以聰敏學行，見重於代。玄宗詔於光大殿改撰歷經。後又移就麗正殿，與學士參校。一行乃撰《開元大衍曆》一卷，《歷議》十卷，《歷成》十二卷，《曆書》二十四卷，《七政長曆》三卷。凡五部五十卷。未及奏上而卒。張說奏上之，詔令行用。初，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。御制（制原作進，據《大唐新語》改）《游儀銘》付太史監，將向靈台上，用以測候。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，馳驛往安南、朗、袞等州，測候日影。同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時，量日影，皆數年方定。安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，冬至日影長七尺九寸三分，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，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一分，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，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，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，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。此二所為中土南北之極。朗、袞、太原等州，並差互不同。用勾股法算之云：「大約南北極，相去才八萬餘里。」修歷人陳玄景亦善算。歎曰：「古人云，以管窺天，以蠡測海。以為不可得而致也。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，豈可得哉？若依此而言，則天地豈得為大也。」其後參校一行《歷經》，並精密，迄今行用。（出《大唐新語》）」

邢和璞

邢和璞好黃老之道，善心算。作《潁陽書疏》。有叩奇旋入空，或言有草，初未嘗睹。段成式見山人鄭昉說：「崔司馬者寄居荊州，與邢有舊。崔病積年且死，心常恃於邢。崔一日覺臥室北牆，有人鬪聲。命左右視之，都無所見。臥空室之北，家人所居也。如此七日，鬪不已。牆忽透，明如一粟。問左右，復不見。經一日，穴大如盤。崔窺之。牆外乃野外耳。有數人荷鋤鑿，立於穴側。崔問之：「皆雲，邢真人處分開此。司馬厄重，倍費功力。」「有頃，導驢五六。悉平幘朱衣。辟曰：「真人至。」「見邢輿中，白帔垂綬，執五明扇，侍衛數十，去穴數步而止。謂崔曰：「公算盡，僕為公再三論，得延一紀。自此無若也。」「言畢，壁合如舊。旬日病癒，又曾居終南。好道者多卜築依之。崔曙年少亦隨焉。伐薪汲泉，皆是名士。邢嘗謂其徒曰：「三五日有一異客，君等可為予各辦一味也。」「數日，備諸水陸，遂張筵於一亭。戒無妄窺，眾皆閉戶，不敢警欬。邢下山延一客。長五尺，闊三尺，首居其半。緋衣寬博，橫執象笏。其睫疏長，色若削瓜。鼓髯大笑，吻角侵耳。與邢劇談，多非人間事故也。崔曙不耐，因走而過庭。客熟視，顧邢曰：「此非泰山老師耶？」「應曰是。客復曰：「更一轉則失（失原作先，據明抄本改）之千里矣，可惜。」「及暮而去，邢命崔曙謂曰：「向客上帝戲臣也，言泰山老師，頗記無？」「崔垂泣言：「某實泰山老師後身，不復憶。」「此業聽先人言之，窮境無所不窮。」

終身之事，邢言若由東南止西北，祿命卒矣。降魄之處，非館非寺，非途非署。病起於魚膾，休材龜茲板。後房自袁州除漢州。罷歸，至閬州，舍於紫極宮。適顧工治木。房怪其木理成形。問之，道士稱：「數月前，有賈客施數斷龜茲板，今治為屠蘇也。」房始憶邢之言。有頃，刺史具鱸邀房。房歎曰：「邢君神人也。」乃具白於刺史，且以龜茲板為託。其夕，病鱸而終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滿師

西京太平坊法壽寺有滿師善九宮。大理卿王璿嘗問之。師云：「公某月當改官，似是中書門下，甚近玉階。」璿自謂黃門侍郎未可得也。給舍又已過矣。「後果改為金吾將軍，常侍玉階。滿公又云：「王鉞一家盡成白骨。」「有所克皆驗。

馬處謙

扶風馬處謙病瞽，厥父俾其學易，以求衣食。嘗於安陸鬻筮自給。有一人謁筮，謂馬生曰：「子之筮未臻其妙。我有秘法，子能從我學之乎？」馬生乃隨往。郡境有陶仙觀，受星算之訣，凡一十七行。因請其爵裡。乃云：「胡其姓而恬其名。」誠之曰：「子有官祿，終至五十二歲。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。」馬生得訣，言事甚驗。趙匡明棄荊入蜀，因隨至成都。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先生，密問享壽幾何。對曰：「主上受元陽之氣。四斤八兩。」果七十二而崩。四斤八兩，即七十二兩也。馬生官至中郎金紫，亦五十二而殞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。

袁弘御

後唐袁弘御為雲中從事，尤精算術。同府令算庭下桐樹葉數。即自起量樹，去地七尺，圍之。取圍徑之數布算。良久曰：「若干葉。」眾不能覆。命撼去二十二葉，復使算。曰：「已少向者二十一葉矣。」審視之，兩葉差小，止當一葉耳。節度使張敬達有二玉碗，弘御量其廣深，算之曰：「此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時當破。」敬達聞之曰：「吾敬藏之，能破否？」即命貯大籠，籍以衣絮，鑲之庫中。至期，庫屋樑折，正壓其籠，二碗俱碎。太僕少卿薛文美同府親見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